

韦 民 周强武 王春生 / 著

中日关系

日中関係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協力

与亚太经合

趋向 · 博弈 · 应对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韦 民 周强武 王春生 / 著

中日关系

日中関係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協力

与亚太经合

趋向·博弈·应对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关系与亚太经合: 趋向·博弈·应对 / 韦民, 周强武, 王春生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95 - 6422 - 6

I. ①中… II. ①韦… ②周… ③王… III. ①中日关系 - 国际经济关系 - 研究
②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 研究 IV. ①F125. 531. 3②F114.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307 号

责任编辑: 罗亚洪
封面设计: 汪俊宇

责任校对: 刘 靖
版式设计: 录文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10 × 1000 毫米 16 开 23.75 印张 380 000 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422 - 6 / F · 517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10538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92、QQ: 634579818

自序

在当今中国对外关系之中，近年来出现重大波折的中日关系是一大焦点。如何评估中日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向？中日是否已进入相互制衡与博弈为基本取向的新阶段？两国在亚太，尤其东亚经合中的竞合态势又将如何演进？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应对来自日本的诸多挑战、管控潜在的恶性竞争甚或对抗？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中国崛起正值历史关键期。“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夙愿和意志，和平发展是实现这一宏伟愿景的基本国策。富国强军，富民强国，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和前提。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实践业已证明的关键举措和路径。当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版图上举足轻重，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处于崛起的进程之中，发展状况与其宏大愿景尚存巨大差距。事实表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崛起与全球化发展战略紧密关联。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符合中国的整体战略利益。在当前背景下，争取尽可能长久的战略机遇期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政策选项。

现实来看，中国所处国际背景已然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高。短短数十年里，它们大幅缩小了与长期主导世界政经的西方强国的差距，并对传统国际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转型时代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纷纷浮现。不言而喻，中国因素是推动国际环境变迁的重要变量，中国崛起是美日等国调整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客观动因。不愿意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前景及其影响，是这些国家对华认知和行为的内在根源。近年来，中国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但不乏竞逐、博弈和争斗的

“负能量”。这与美日等国的对华政策调整及其推波助澜不无关联。

外部环境中的竞争性和挑战性不断上升是中国必须直面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趋利避害，维护和促进战略利益，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中日关系的变化与走向就是一个亟待审视和思考的现实问题。中日分属当今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均享有不容否认的国际地位，都是亚太，尤其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关键行为体。因此，中日关系不仅会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也会产生相应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是中日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复杂性、敏感性、挑战性高度交织的一对双边关系。历史问题、现实争端和未来预期相互激荡，使得中日关系充满了诸多变数，两国似乎陷入很难摆脱的恶性循环怪圈之中。从发展趋势看，中日关系步入长期低位徘徊的可能性极大。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无常和在钓鱼岛争端上主动寻衅的日方显然要为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承担主要责任。动荡的中日关系不是和平发展倡导者愿意看到的局面，也不是中国单方面所能阻挡的。

毋庸置疑，中日之间的确存在相互比较和彼此竞逐的集体意识。地理位置是无法更改的宿命。在长达数千年的交往中，两个国家起起伏伏，在不同历史阶段超越对方（日本显然短暂得多），曾经互为师生，相互借鉴和启迪，同时也互为优先比较对象和竞争对手。历史表明，强弱格局鲜明的中日关系往往相对稳定，而强弱转换之际则易于动荡不安，甚至走向对立和对抗。历史事实和国家禀赋同样表明，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大国，中强日弱本是两国关系的固有常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堕入 100 余年的惨痛低谷期，教训深刻，令人痛心疾首。在历史长河中，这或许只是个片段。历史积淀深厚、后劲十足的中国绝非久甘人后之辈。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从此便踏上大幅甩开日本的坚定步伐。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强弱转换背景下反复磨合、相互适应和重新定位的新阶段。在中国真正崛起、或曰实力占据压倒性优势之前，反复性将是中日互动的重要特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辩证思之，对中国而言，中日关系走低并不全然都是坏事。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尽可能维护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应是我们积极追求的政策目标。然而，我们不能无视日本仇视中国崛起的不良意图，不能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等原则性分歧上妥协退让，要丢

掉不切实际的对日幻想，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对日策略，以反制和斗争方式迫使日本重新审视其对华观，反思其错误的对华政策行为。对于推崇实力的日本来说，这是最有效的行为策略。与此同时，一个处处对我叫板的日本可以不自觉地充当中国崛起不可多得的“试金石”。在不得不面对的竞争和博弈之中，我们会不断增强危机意识，获取自我发展、自我革新的动力，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和能力，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对日超越。这当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财富是权力的基石。中日关系的前景实质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对比。在经济发展领域，中日各具优劣势，也各具特色。日本是发达国家，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中国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和更大的发展潜能。作为两个东亚大国，中日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许多共性，日本战后曾经面临的经济问题也是现在中国必须应对的难题。从发展趋向看，中国在经济微观层面逐渐缩小与日本的差距，在经济规模层面大幅超越日本似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经济博弈是新阶段中日关系的主要环节。中日都是全球化发展战略取向的国家，国际市场是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因，也是两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在经济资源、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机制方面，基于类似的发展模式和外部需求，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性显然会不断增强。中日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博弈既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也夹杂着强烈的地缘政治思维。对日本而言，遏制中国的要害在于经济，在于阻遏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海外辐射。对中国来说，外部市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争之地，日本是中国扩展国际经济空间的强劲对手之一。

经合是维护和改善一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常规途径，经合博弈因而构成中日关系的主要活动领域。这体现在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等多个层面，以及各种竞争性经合动向之上。具体来看，亚太，尤其东亚地区是中日经合博弈的关键场所。原因不言自明，中日均是亚太的重要行为体，亚太更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对两国的战略环境和发展空间至关重要。抢占亚太经合制高点是亚太大国战略调整的关键目标。这也是近年亚太经合热点不断、有关各方纵横捭阖的基本驱动力。亚太经合正在酝酿的重大变迁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无论是在亚太大背景还是东亚小背景下，中日之间的政经博弈都是不争的事实。

对日关系只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构成之一。它的走向究竟如何，不会动摇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主题，也不会影响中国外交的全球性、开放性与和平性。对于一个实力不俗、欣欣向荣、前景广阔的大国而言，击败我们的唯有我们自己。只要中国人团结一心，任何外部挑战都可以面对和克服。坚定信心，埋头苦干，自强不息，积蓄内力，不断提高国家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施政能力和外交能力，是新形势下处理大国关系、排除日本战略干扰的金钥匙。历史大势不可阻挡。中国崛起进程正是这一趋势的主旋律之一。中日关系将在这一趋向之下反复磨合和重新定位，也终将趋于正常和稳定。

作者

2015 年 12 月 6 日

目录

第1章 绪论	/ 1
一、“亚太”概念及其演进	/ 2
二、亚太崛起及其经合特征	/ 7
三、中美博弈与中日关系	/ 13
四、中日关系与亚太新局	/ 17
五、亚太新局与中国应对	/ 21
六、课题总体架构	/ 24
第2章 战后中日关系演进：阶段、现状与影响	/ 27
一、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阶段	/ 27
二、中日关系现状：矛盾与对抗	/ 32
三、中日关系恶化的国际影响	/ 52
四、小结	/ 56
第3章 国际格局变动与中日关系	/ 58
一、国际体系及东亚格局变迁与中日关系演进	/ 58
二、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及其冲击	/ 61
三、美国因素与美日同盟关系的巨大影响	/ 72
四、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	/ 79
五、中日相互认知的错位与恶化	/ 86
六、小结	/ 92

第4章 中日两国外交战略与亚太政策	/ 95
一、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与亚太政策变迁	/ 95
二、中国亚太政策的特点与成因	/ 110
三、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历程	/ 113
四、战后日本亚太政策演变：东亚与太平洋取向间的权衡	/ 122
五、中日亚太政策特征比较	/ 128
六、小结	/ 131
第5章 经济禀赋与中日经济关系趋向	/ 133
一、中日经济禀赋总体比较：动态演进与长期趋势	/ 133
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中日：共性和个性	/ 162
三、政经分离与潜在的经济对抗	/ 179
四、小结	/ 200
第6章 中日国际机制参与、新兴市场布局与博弈	/ 204
一、中日国际机制参与及博弈	/ 205
二、中日在新兴市场的经济布局与竞争：非洲	/ 226
三、中日在新兴市场的经济布局与竞争：拉美	/ 241
四、小结	/ 257
第7章 亚太经合进程与中日政策选择	/ 261
一、亚太新环境与美日亚太经合战略动向	/ 261
二、TPP：遏制中国的经济工具？	/ 272
三、中日博弈与东亚合作进程	/ 286
四、东南亚：中日两国的必争之地	/ 292
五、中日韩自贸区：地缘政治的风向标	/ 310
六、从“新开行”到“亚投行”：中国新策与日本反应	/ 325
七、小结	/ 335

第 8 章 结 论 / 337

一、基本结论 / 337

二、趋势预判 / 342

三、政策思考 / 345

参考文献 / 352

后 记 / 367

第1章

绪论

亚太乃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当前正处经济发展、格局调整和区域整合的重要历史阶段。综而观之，亚太总体局势基本稳定，但不乏紧张因素；和平发展大势并未根本改变，但蕴含诸多不确定性；经合空前活跃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合作性特征，但其中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思维与行为日渐显现。不言而喻，大国是亚太政经版图的主导力量，其关系性质与样式对区域发展和经合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亚太集中了位列世界前三的三大经济体，它们间的关系直接界定着亚太经合的内涵、方式及走向。

亚太时代已然来临。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历史趋势。然而，亚太大国关系并不稳定。大国博弈是当今亚太政经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变化，两国在诸多层面、众多领域相互竞争、制衡，甚至对抗，并有表面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趋向。作为亚太两大核心经济体，中日关系新动向不仅会深刻影响两国政经关系，且会不可避免地衍生各种地区性、全球性影响，也势必构成亚太经济发展和经合进程的新背景和新变量。

中国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进程并未完成，尚需时日与耐心。在亚太新局之下，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争取尽可能持久的战略机遇期，符合中国总体战略利益。这样的战略基调不能轻易改变。为此，冷静观察和应对中日关系变化带来的竞争和挑战，积极面对并塑造亚太经贸新环境，制定兼具针对性和前瞻性的亚太方策，以构建有益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我们必须亟待严肃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亚太”概念及其演进

亚太经合进程与亚太概念的演进相辅相成，且相互印证。不难看出，“亚太”概念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衍生物，是亚太主要国家对外战略、经济禀赋、经合政策互动的结果，也是亚太国际关系的现实折射。它建基于地理位置基础上，一般泛指包括西太平洋海域周边的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大洋洲国家，太平洋岛国，以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毗邻太平洋的诸多国家的广泛区域。从政经视角看，该概念的外延并不一定囊括上述所有国家，而是特指寻求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多边合作且有可能形成某种区域性合作机制的若干国家组合。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亚太的学术涵义和政策指向各有不同。

第一，亚太概念意味着亚洲国家（含大洋洲国家）与美国的政经联系，是这些国家定位与建构美欧取向国家身份的产物。日本学者大庭三枝（Mie Oba）所做的研究指出，“亚太”概念最早源于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学术界。^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澳对外贸易急剧增长，许多日澳经济学家开始倡议在亚洲国家和太平洋国家之间建立对话机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两国经济学家经常将“亚洲”和“太平洋”概念结合起来。大庭认为，两国试图创造“亚太区域”概念的动因是日澳都在寻找某种“地区身份”（Regional Identity）。尽管日澳都地处亚太地区，但日本曾经实施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和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n Policy）均造成了与其邻国的疏远和隔阂。与此同时，日澳虽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美欧，但并不被美欧视为核心合作伙伴。因此，出于增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提高本国的地区影响力之考虑，两国试图通过倡导亚太概念加强与西方的纽带关系。

基于这样的动因，日澳等国在上世纪做出了许多努力。这些国家共同建立了许多重要区域组织，如1967年建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1968年的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1980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

① Yoshida Tadahiro, *East Asia Regionalism and Japan*, APEC Study Cente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March 2004, p. 1.

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以及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些努力一方面使两国慢慢被邻国接受为这一新概念的成员，同时也使两国成为新概念地区的中心角色。^①正是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倡导之下，亚太逐渐成为一个连接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政经概念。

第二，基于不同的对外政策基调，不同国家的“亚太”概念的侧重点各有差异。毫无疑问，日本、澳大利亚这些早期倡导亚太概念的国家，其概念更多偏向于“太平洋”，或者说是脱离不开依附美国这个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使用“亚太”概念的时候，其重心在“太平洋”而非“亚洲”。当时，日本更看重美国而非东盟或者中国、韩国。日本也是唯一同时是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和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的成员。^②20世纪6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亚洲（东亚）区域主义相当孱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日澳的所作所为均是为了试图强化同美国的经济关系。^③对于美国而言，将其纳入其中的亚太概念是其参与东亚地区可能的合作机制并据此施加政经影响力的合法性工具。美国并不希望东亚形成一个类似欧盟的强大地区机制。这样的机制无疑会对美国既有的全球性和地区性主导地位构成潜在的竞争和挑战。与此相对，中国和东盟较为偏向亚太概念中的“亚洲”指向，重视亚太区域中的东亚经济合作。

在实践中，两种取向的代表性概念当推“亚太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亚太共同体是宽泛亚太区域的合作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类似理念的倡议不时出现。其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的倡议较具代表性。陆克文于2008年6月4日宣布，澳将努力寻求在2020年建成一个包含美国在内的“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陆氏认为，所有区域合作论坛都未能单独将所有亚太国家囊括在内。因此，有必要重新

① Yoshida Tadahiro, *East Asia Regionalism and Japan*, p. 2.

② 这两个组织最开始均只有五个发达国家成员，即，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

③ Yoshida Tadahiro, *East Asia Regionalism and Japan*, p. 3.

检视该地区的“架构”(architecture)。^① 陆克文还曾任命理查德·武尔科特(Richard Woolcott)为特使,前往该地区各地就该倡议进行磋商。^② 武尔科特在与21国进行大量磋商之后表示,澳大利亚在该地区有着极为成功的外交记录(比如APEC倡议、柬埔寨和平进程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此外,在为该地区提出一些新思想等事情方面,像澳大利亚(或者马来西亚)这种中等国家比美、中、日等主要大国更为有利。因为小国会怀疑大国提出的类似意见中含有隐性或者自私的考虑。^③ 武尔科特考察后发布的“概念文本”(Concept Paper)指出:(1)该地区领导人广泛认为有必要集中讨论什么样的区域架构能够最好地服务自身的未来利益;(2)各国领导人同样认为目前的区域机制安排都不能为相关各方提供讨论政治、经济、安全在内的全领域事务的统一平台;(3)各国都不愿新增更多的会议,也对额外的机制没有兴趣;(4)认为ASEAN对于区域合作与互信至关重要,且已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极大贡献;(5)各国对亚太共同体的倡议的进一步探讨极富兴趣。^④ 可以看出,亚太共同体涵盖面甚广,成员众多,在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该理念的最大贡献是为亚太经合提供了一个符合地区利益的合作远景。

东亚共同体概念在东亚国家很有市场。前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后有“10+3”机制的推行。这也是日本对外战略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是该理念的重要倡导者。2009年8月10日,鸠山在日本杂志《声音》(Voice)发表了题为《我的政治哲学》(My Political Philosophy)一文。鸠山表示,“另一个由‘友爱’(fraternity)概念延伸出来的国家目标就是要创立一个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日美关系无疑是“我们外交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我们一

① Feigenbaum, Evan A. and Manning, Robert 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Asi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November 2009, p. 4. Frank Frost,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issues and prospects”,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December 2009, 1834 – 9854, p. 1.

② 但陆克文的倡议在国内遭到了反对派的抨击。Frank Frost,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issues and prospects”,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December 2009, 1834 – 9854, p. 10.

③ Frank Frost,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issues and prospects”,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December 2009, 1834 – 9854, pp. 16 – 17.

④ Frank Frost,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issues and prospects”,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December 2009, 1834 – 9854, p. 18.

定不能忘记我们亚洲国家这个身份。”^① 然而，他也认识到，东亚各国之间存在广泛的历史争议、领土纠纷。他同时认为，一方面，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的确是区域一体化的绊脚石；另一方面，这些矛盾也仅仅只能通过区域一体化的方式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② 鉴于此，他呼吁亚洲国家克服极端民族主义并致力于区域经济和安全合作。鸠山最终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东亚国家理应建立区域货币，并建立永久性的安全框架来确保货币一体化。^③ 东亚共同体概念的具体实践面临太平洋取向的重大挑战，障碍重重，但它是解决地区矛盾、促进地区繁荣的最佳政策选择，因而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想像空间。

第三，“亚太”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前日本外相三木武夫（Takeo Miki，后来的首相）是首位使用该概念的日本高官。在他的语境中，太平洋地区意味着“南北问题”的解决。1967年，在主题为“亚太外交与日本经济合作”的讲话中，三木所指的“太平洋国家”即发达国家（北），而亚洲国家则相对应为发展中国家（南）。太平洋国家理应对亚洲国家施以援手。^④ 随着东亚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地区形势的巨大变迁，这种划分早已不合时宜。

20世纪70年代中叶后，亚太概念的内涵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尼克松主动访华，越南战争也宣告结束，美国在亚洲的势力相对衰落。美国的撤离意味着亚洲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197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发表了以“福田主义”（Fukuda Doctrine）著称的演讲。“福田主义”表明日本开始将东盟视作重要合作伙伴，亚洲国家对于日本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倡导亚太取向也就逐渐成了日本在美国和亚洲国家之

① Hatoyama Yukio, “My Political Philosophy”, Tokyo: *Voice*, September Issue, Aug. 10th, 2009, p. 10. 同样可参见：金融时报译本：Yukio Hatoyama, “My Political Philosophy”, *Financial Times*. [Online] 08 13, 2009. <http://www.ft.com/intl/cms/s/0/99704548-8800-11de-82e4-00144feabdc0.html#axzz31vyv6VZz>. 以及 Hatoyama Yukio, “Japan: Shifting Away from American-led Glob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10, vol. 27, no. 1, p. 25.

② 鸠山认为欧洲一体化就是一体化解决领土纠纷的案例。参见：Hatoyama Yukio, “My Political Philosophy”, Tokyo: *Voice*, September Issue, Aug 10th, 2009, p. 11.

③ Hatoyama Yukio, “Japan: Shifting Away from American-led Glob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10, vol. 27, no. 1, p. 28.

④ Yoshida Tadaihiro, *East Asia Regionalism and Japan*, p. 3.

间相互平衡的对外政策选择。

第四，当今东亚在国际组织经济中的地位日趋凸现，亚太内涵逐渐演化为东亚国家与美国等美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东亚国家经济已有大幅提升，政治民主化也明显改善。日本逐渐意识到，东亚国家不再是过去那种只是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已经发展为重要的贸易和合作伙伴。欧洲同期出现的地区主义^①浪潮同样影响了日本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决心。到 80 年代末，日本决心重振亚太区域主义。1989 年 11 月，在日澳韩等国推动下，亚太经合组织（APEC）正式成立。其中，该组织的首批成员经济体就包含了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等传统“太平洋国家”，同时也吸纳了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传统“亚洲国家”。APEC 是首个囊括了亚太经济体的区域合作组织，也是日本等国亚太区域主义的体现。^②

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时期，东亚逐渐成为亚太概念的关键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地区合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并迅速成为亚太经合进程中的热点和焦点。从严格的地区概念看，东亚已从单纯的地理概念转型为一个某种程度的政治经济地区。然而，东亚地区化显然还处在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通过日趋广泛的贸易、投资和社会文化交流，区内国家间的交往更加密切，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空前紧密，并形成了颇有潜力的地区经合机制；另一方面，在战略安全层面，虽然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已建构了联系纽带和活动平台，但总体上看，东亚并没有形成平稳有序的“地区安全共同体”（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依然对东亚构成重大挑战，地区安全合作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对东亚经合无疑是个巨大制约。对于东亚国家而言，东亚经合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它们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地区国际地位、稳定地区环境的重要途径，也是在更宽泛的亚太经合进程中捍卫自身利益、占据经贸先机的前提。

总之，亚太是一个外延宽泛、内涵模糊、使用灵活的术语，在国际关系和地理涵义上应用广泛。然而，该概念的学术确定性并不清晰。从该概念的

① 学界对 region 有“区域”和“地区”两种称谓，有时混用，但所指涵义并无二致。故，regionalism 有“区域主义”和“地区主义”、regional cooperation 有“区域合作”和“地区合作”、regionalization 亦有“区域化”和“地区化”之两种意义相同的术语。

② Yoshida Tadahiro, *East Asia Regionalism and Japan*, p. 4.

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亚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冷战结束之后的一個新兴区域。其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变迁,与亚太,尤其东亚政经的巨大发展密不可分。亚太是一个充满活力、前景广阔的年轻区域,该概念还会继续丰富和发展下去。某种意义上看,亚太代表着发展机遇和全球格局的未来。对于世界各国,尤其亚太国家而言,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亚太发展进程,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策选项。

二、亚太崛起及其经合特征

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亚太经合组织、东亚“10+X”(包括“10+1”、“10+3”、“10+6”或“10+8”等以东盟10国为核心的地区合作机制)与其他众多经合机制的设立和发展,亚太迅速成为国际组织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区域。亚太概念的政治经济内涵也越发清晰可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之下,中日也在不断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环境,更积极地参与到亚太经合进程中。

(一) 亚太崛起及其影响

亚太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东亚奇迹或东亚崛起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一大突出特征。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东亚更是成为堪与北美、欧盟相抗衡的世界三大经济核心之一。不言而喻,包含北美、东亚在内的亚太区域是全球政经的核心地带。

第一,该地区是当今世界的经济重心。2013年,亚太地区经济总量约为45.9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1.37%。欧美主导的大西洋经济带已为太平洋经济带所超越和取代。

第二,该地区囊括了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2013年,美国、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GDP的22.43%、12.34%和6.54%,三国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1.31%。三国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主体,是描画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

第三,该地区汇集了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东亚经济圈。2013年,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GDP总量为17.85万亿美元,占亚太GDP总量的38.8%,占全球GDP总量的23.83%。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也是世界经